



□ 12
476
26



十三經注疏

毛詩十六

正仁12
476
26

12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九

(三十一)

六七

毛詩注疏

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

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鄭

子曰少皞摯之墟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

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

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伯

禽為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

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

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

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氏之故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

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

登以望氣然則大庭氏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

氏所作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

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

駟牛一武王駟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

東

18 26

詩經卷二十九

一

謂將封伯禽也又闕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
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
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
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
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
王乃大啓土宇命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
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
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
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正義曰魯自伯禽
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世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
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
摠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與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
公首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卒立十四年弟潰弑
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
獻公卒子真公擢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
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
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弗湟
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
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

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
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
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
賢祿士脩泮宮崇禮教○正義曰有駟喻僖公用臣必先致
祿食振鷺言黎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
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教也舒援云魯不合作頌故每
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
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
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
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鄭且東畧
如傳之意以言此會非直謀鄭且謀鄭且東行畧地今鄭言謀東畧
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鄭且謀鄭且東行畧地今鄭言謀東畧
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
西為此會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為畧也此言謀
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
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
夷之事故鄭推按早晚以為淮會之謀東畧即謀伐淮夷
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
歸而使師取項公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
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與師伐之詩稱既作泮淮夷攸服則是
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
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
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
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
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正義曰二十年
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闕宮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又曰新廟
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
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
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
死後追頌若然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
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塞之時是於
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之情實
爲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
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
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國人美其功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既言未徧而薨乃
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

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
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
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
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
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
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
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
云史克作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闕
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
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
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
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
之作而爲此者以駟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於任賢
故次有駟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
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德則能克剪
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闕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
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
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
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

宇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闕宮筵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大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旣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魯有惡旣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旣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旣

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
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
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
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
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又解
不陳其詩所以為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
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為黜陟
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
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
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
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祀也是州內諸侯
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
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
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
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
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季孫行父季

魯史也。駟古熒反說文作驪又作駟同牧徐音目坰

疏

苦熒反徐又苦營反或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駟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作駟詩者頌僖公也僖
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
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
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
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
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為天
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詩為作頌既
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駟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
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
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摠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
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
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為費寡
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取物政不苛猛故能
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為然也務農
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
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

與良田卽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坵野
卽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
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
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想矣魯人尊之以下
以諸侯而作頌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
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
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箋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
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諡曰文子在傳世本皆有
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
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
牧於坵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
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
馬齊力尚強故云伍伍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
足尚疾故云騂騂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
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
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
毛者容朝車
駟駟牡馬在坵之野
張也坵遠野也邑

外曰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坵箋云必牧於坵野者
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地
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

彭牧之坵野則駟然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
駟黃驪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
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坵之牧地水草旣美牧人又
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駟戶橘反阮孝緒于密反顧
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字林云深
黑色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驪間也蒼頡
篇云兩股間也驪息營反赤黃曰驪下文同字林火營
反種章勇反駑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並如字
無疆思馬斯臧
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
其所及廣博○疆居
疏駟至斯臧○正義曰僖公養四
良反竟也覆芳服反
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
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坵遠之野其水草旣美牧人
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然薄言駟者有何馬也
乃有白跨之駟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驪之

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
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
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
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傳駟駟至曰坰○正義曰
腹謂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
謂鞭馬也張大故其色駟駟然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
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
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然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
二章為戎馬也坰者謂之野廣之義故為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
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為
通稱因即據野為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
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郊牧野
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
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設百里之國
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為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為遠
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為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為差則郊也
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
便是郊牧坰野共為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
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

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
是其郊外之地揔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
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
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
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差之遠郊
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
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
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
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
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
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
也於漢王城為河南成周為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
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五十
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
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
為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
十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
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
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至之地
○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

貴必牧於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
於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
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
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
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
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在士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為制貢
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
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為稅法也以此故
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
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
田故引此為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
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
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傳牧之至力有容也○正義曰上
言駟駟牡馬在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
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野則駟駟然釋畜云驪馬白
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驪間也然
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驪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
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
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
為黃明矣故知黃驛曰黃驛者赤色謂黃而雜色也諸侯
六開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
以為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
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
皆同無可以為別異故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
所在有限衛之處核人之注以二為一六匹為一廐每
廐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駑一種而分為三
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
有田馬有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
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為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
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
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升殺以兩明當漸有其
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
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
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
謂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
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馬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
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
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

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
為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為立名謂之良戎不言
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
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
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
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乘之不必駕路車也若然案夏
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為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
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
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戎路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
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
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
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輶人為輶
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
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
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
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
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為良此傳獨以
齊馬為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
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

五御之威儀也。箋臧善至廣博。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
者竟也故言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
思之所思眾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也駟駟牡馬
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駟駟牡馬
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駉有駉有騅以

車伍伍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駉音佳駉符悲反字又作駉郭
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駉音不騅音其伍敷悲反說

期思馬斯才才多疏傳倉白至有力。正義曰釋畜
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駉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

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駉曰黃止
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駉
駉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駉網禮稱陽祀用駉牲是駉
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駉
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駉謂青而微黑今之駉馬也顧命
也駉者黑色之名倉駉曰駉謂青而微黑今之駉馬也顧命
曰四人駉弁注云青黑曰駉引詩云我馬維駉是駉為青黑

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

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

者有驪有駟有駟有雜以車釋釋 青驪驪曰驪

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釋善走也 驪徒河反

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鬣也駟音洛

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鬣鬣尾也駟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鬣

尾也雜音洛本或作駟同釋音亦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崔

本作驪驪本亦作駟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班駟隱雜今之

連錢駟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隣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

疏 傳青驪至善走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驪孫炎云色

錢駟也又云白馬黑鬣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駟隱雜今之連

然則鬣即是鬣皆謂馬之驪也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其駟

雜爾雅無文爾雅有駟白駟駟黃脊驪音乾則駟是色名

說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駟

即今之駟馬也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

徐音皆作駟字而俗本多作駟字爾雅有駟白駟駟謂赤白雜

色駟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駟白曰駟謂赤白雜

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駟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

孫炎於駟白駟下乃引易乾為駟馬引東山皇駟其馬皆不

引此文明此非駟也其字定當為雜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

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 思無斃思馬斯作 作始也箋

尚疾故言釋善走 思無斃思馬斯作 云斃厭也

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 疏 傳作始 正義曰釋詁

牧之使可乘駕也 斃音亦 疏 云傲作也始也傲之所

訓為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始謂合此馬及其古始

如伯禽之時也 箋斃厭至乘駕 正義曰斃厭釋詁文彼

作射音義同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 駟駟牡馬

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駟駟牡馬

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魚以

車祛祛 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駟豪骨曰驪二目白

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驪音簞徒點反字林云又

音譚有魚如字書作駟字林作駟音並同毛云一目白曰

魚爾雅云一目白謂二目白也駟音閑 疏 傳陰白至強健

祛起居反形徒冬反赤也駟音晏反 疏 正義曰釋畜

云陰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駟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

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駟或云目下白或

寺疏二十一

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舍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駮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駮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闕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闕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驪爾雅無文說文云駮也。郭璞曰駮脚脛然則駮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駮皆白駮無駮駮白之名傳言豪駮白者蓋謂豪毛在駮而白長名為驪也。駮則四駮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此章言駮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思祛祛強健也。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正義曰。○邪似嗟反注同復扶又反。○**疏**。徂訓為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駮備

筆反又符必反。○**疏**。有駮三章章九句至有道。○正義曰。君字林父必反。○**疏**。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為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箋有道至之謂。○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有駮有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駮駮彼乘黃。駮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夙夜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音泰。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咽

本又作澌鼓同鳥玄反又於中反樂音洛注
喜樂下于胥樂兮及注安樂同朝直遙反
疏 有駮至樂
曰言有駮有駮然肥強之馬此駮然肥強者彼之所乘黃馬
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
得爲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
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
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
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
振振然而羣飛者絜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
其所以喻絜白者眾士也此眾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
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爲君
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
傳駮馬至安國。正義曰以駮與乘黃連文故知駮者馬肥
強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強
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正義曰傳以
馬之肥強喻臣之強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強肥強乃能
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
有強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
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

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
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效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
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
箋夙早至明德。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
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
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爲義在身得理爲德雖內外小殊而
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
此爲明德也。箋于於至喜樂。正義曰于於胥皆釋詁文
絜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
德義明乃爲賢人所慕故絜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詭言
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則絜白之士
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爲文則明義明
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
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爲燕禮燕禮以樂助
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
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駮
有駮 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言臣有餘
敬而君有
餘 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
疏 君所今間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

詩卷二十一

七

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
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

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疏 箋飛喻至

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
酒醉欲退也潔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例

且與舊臣同燕
故以羣臣言之
有駟有駟彼乘駟
駟呼縣反徐

又火立反又胡
眄反又音聲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箋云載言則也

傳青驪曰駟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駟舍人曰青驪馬
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自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

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
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以之反本或作

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
疏 今

至樂兮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為
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

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
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
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
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
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
為始箋穀善貽遺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泮普
疏 泮水八章章

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脩泮宮也泮宮學名能脩
其宮又脩其化經入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

淮夷惡人感化皆脩泮宮所致故序言能脩
泮宮以摠之定本云頌僖公脩泮宮无能字
思樂泮水

薄采其芹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言水
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云芹水草也

言已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
芹也辟雍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

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侯宮異
制因形然僖音希頌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

詩卷二十二

半也半有水半无水也鄭注禮記言類班也所以班政魯

侯其止言觀其旂其旂旒旒聲噦噦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辰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

云于行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

旂旒旒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无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

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伐蒲害疏思樂至于邁○正

反又普貝反本又作菝噦呼會反義曰僖公能脩泮

宮為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

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僖公

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

乃菝旒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

中節也又魯之羣臣无小无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

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泮水至其化○正義曰此美僖公

之脩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

外水也天子辟靡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

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采廩有虞氏之庠也

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

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之學尊
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
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
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
故特言其脩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脩
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
以榮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
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
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
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為泮此經四言在
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為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
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箋芹水至形然○
正義曰采菽云屬沸檻泉言采其芹生於泉水是也小人也
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茹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
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以
采菜為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
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脩泮宮
因采其菜其佳不專為菜又申傳辟靡泮宮之義辟靡者築
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
靡也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

孔小然則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
壁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
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
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
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靡之宮內有館舍外无墻院
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廟明帝即位親行其
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
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
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无墻院故得園門觀之也天
子之宮形既如壁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
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既以
蓋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
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无也北无水
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
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
則去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
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
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
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靡泮宮之義皆以其形

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
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
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為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
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辰
來至有聲。正義曰釋詁云辰來至也俱訓為至是辰得為
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復解泮宮在郊
旂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文意
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
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
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箋其音至德音。正義曰
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躡躡其馬躡躡其音昭

昭 其馬躡躡言疆盛也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藻音早水草也躡居表反昭之繞反 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 色溫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 思

樂泮水薄采其芣 芣音卯徐音柳韋昭 思

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小同云
江南人名之尊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云水戾一云
今之浮菜即猪尊也本草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
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鳧音符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
如王制所云八月告存九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醜羣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
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屈丘勿反
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
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
疏 思樂至羣醜。毛以為
之水我薄欲采其芣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來
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
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
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羣眾人民。鄭以為既飲此美酒
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賜餼也又言僖公行
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

羣為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
章言其伐克也。傳芣鳧葵。正義曰陸機疏云芣與苕菜
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
葉可以生食又可齏滑美江南人謂之尊菜或謂之水葵諸
陂澤水中皆有。箋在泮至者與。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
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
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
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
云先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
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采。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
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
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
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
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
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
王制所云八月告存九月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月
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
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
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
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

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
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
人眾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屈收醜眾。正義曰屈
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為收也醜眾釋詁文毛云收此
羣眾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
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
此羣眾傳意或然。箋順從至之人。正義曰順者隨從之
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
泐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泐宮淮夷攸服則將
伐淮夷於泐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
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服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

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假至也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倣也僖公信文矣
為脩泐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
謂遵伯禽之法。假古
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箋云
也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 **疏** 穆穆至伊祜。正義曰言
幾力行自求福祿。祜音戶

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
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泐宮武則能伐淮夷
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
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皆倣之魯國之民無有不
為孝者皆庶幾庶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 **明明**
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僖公行已有道化之深也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泐宮淮夷攸服

也言僖公能明其德脩泐宮而德 **矯矯虎臣在泐**
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

馘淑問如臯陶在泐獻囚

也四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泐宮使武臣獻馘又
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矯
本又作矯亦作躄居表反馘古獲反 **疏** 明明至獻囚。正
馘耳也臯陶音遙臯陶唐虞之士官 **疏** 義曰明明然有明
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泐水之宮
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
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泐
宮之內獻其馘耳之馘善問獄如臯陶者使之在泐宮之內

獻其所執之囚言折馘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
有功而所任得人也。箋克能攸所。正義曰皆釋言文。
傳囚拘。正義曰釋言文。箋馘所至其人。正義曰釋言文。
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故云馘所獲者之
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言文。天子將出征受
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
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
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
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
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
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
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臯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還
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
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之狀
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
彼東南桓桓威武貌。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征
厄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東南斥淮夷。狄王他
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翳除也。

烝烝皇皇不吳

不揚不告于詡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

也。皇皇當作睢。睢猶往往也。吳譁也。詡訟也。言多士之
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大聲僖公還
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睢。于況反。吳鄭如字。謹也。又王音
誤作吳音。話同。蕩余章反。詡音疏。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
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
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
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誤
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於官司
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
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威武往征。剔治
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
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桓桓威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
仰傳以狄為遠。則北狄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
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多士至淮夷。正義曰。上言反
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

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
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剔治毛髮故為治也淮夷之國
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烝烝至揚傷。正義
曰釋訓云烝烝作也眾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皇皇美釋
詁文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
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箋烝烝至其功。正義曰釋詁
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為往行故知皇當
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
也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
諷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為不謹譁不揚為不揚聲
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大
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
事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
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其觥束矢其搜

貌五十矢為束搜眾意也箋云角弓觥然言持弦急也束矢
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傳甚傳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
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眾伐淮夷而勝之其
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觥音

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蚘搜依字作揆色留反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傳音
附釋本又作射又作斃作擇皆音亦厭也施氏反本又作
池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埋音
因塞也刊苦干反服虔云削也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疏

箋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
服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度待洛反
角弓至卒獲。毛以為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即服
故角弓其觥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眾而不用其兵車甚
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夷既
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
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
皆服也。鄭以為為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
伐淮夷也以角為弓其張則觥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
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傳綴而牢固徒行之人又
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
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
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傳觥弛至眾
意。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
當設言為不戰之辭故以觥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
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

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東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為眾意，得以弓言。蘇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猶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眾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為深美之言。箋角弓至之類。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餘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為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為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傳，綴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

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埋木，刊服虔云埋塞刊削也。○箋式用猶謀。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翻

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飛

貌鴉惡聲之鳥也。黽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鴉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黽，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翻音篇鴉于嬌。憬彼淮夷，反難說文字，林皆作甚，時審反為于偽反。

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憬遠行貌，琛寶也。賂遺也。南謂荆楊也。箋云：大猶廣也。賂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楊之州貢金三品。憬九承反。沈又孔承反。說文作慮音獮，云闊也。一曰廣大也。琛勅金反。犍

為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路，遺唯季反。疏 翻彼至南金。○飛者彼飛鴉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黽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黽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脩泮官所致，故以此結篇也。○傳憬遠至荆楊。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為遠行貌。琛圭釋言

詩卷二十二

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摠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為遺也荆楊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楊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楊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暨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箋大猶至三品。正義曰大賂者賂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楊之義故云荆楊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楊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鈇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一

三十一

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一

刑部員外南昌黃中栻栞

刑部員外南昌黃中栻栞

毛詩注疏按勘記

三十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駟之什詁訓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無之什二字案釋文云本或作駟之什者隨例而加耳商頌亦然鹿鳴正義云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云云是釋文正義本皆無此二字唐石經及經注各本是也十行本始誤同或本耳考文古本亦有之什二字可見其本之未善

魯頌譜

其封域在禹貢

補案其上當。

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年誤立其是也

以惠王十九年即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年誤九從年表按是也

襄王二十二年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字浦鏜云五年誤從年表按是也

脩泮宮守禮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崇誤守也

舒媛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媛誤媛以正義考之是也隋書經籍志作媛

僖十六年冬補案僖上當

詩稱既作泮閩本明監本毛本稱既誤倒案泮下當有宮字

新然南門補案然當作字之譌

由命魯得郊天子禮明監本毛本由誤申閩本不誤案盧文昭云子禮上當有用天二字是也此天字複而脫

周為王者之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作同於王者之後是也

是不欲侵魯有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昭云侵疑使是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優誤憂是也駟正義魯為天子所優可證

示無貶黜客之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義誤法非也彼譜是義字而正義云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故此引作法不盡依本文也上文引仍作義如此等者非有定例不可拘也

○駟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重有僖

公字是正義本直云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云云也考此頌僖公也一句乃摠序而後申其意故文與下三篇序不同正義本乃涉下而誤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牧于坰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牧乎作音是其本于作乎也考正義云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于於古今字易而說之則其本當是于字唐石經以下之所從出也

詩為作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請誤詩是也

駟駟牡馬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下同案

或作牧正義云定本牧馬字作牡馬考在六朝時江南書皆
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見顏氏家訓顏據此章
傳良馬之文以為有騶無騶定從牡字段玉裁云考周官馬
政凡馬特居四之一絕無郊祀朝聘有騶無騶之說且序云
牧于坰野傳云牧之坰野則駟駟然正義云駟駟然腹幹肥
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誤詳詩經小
學今考正義云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
腹幹肥張明首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又云以四章所論
馬色既別皆言以車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
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為別異故就
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正義此言深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
章止有良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當以正義本為長經
義雜記又以為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騶馬也陸機亦
作牡乃三國時本更為可據其說非也草木疏雖亡但所云
騶馬也者非有專疏此詩之明徵也特陸引之使就此牡字
耳下文云說文同今說文具有存更何得指馬部騶字為專解

此詩乎又以為唐石經初刻牧後改牡亦誤

不言牧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馬當焉誤是也

又言牧在遠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任誤在是也

子三十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二誤三是也

或當別有依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終當作約形近之譌

三十里之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五誤三是也

以載師掌在士之法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土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在恐任誤是也

上言駟駟牡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牧此不知正義本作牧者誤改之耳

乃言其牧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皆言以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車誤事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馬字作路案所改是也

蒼祺曰騏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依之改也釋案釋文云蒼祺字又作騏相臺本依之改也釋

文之意以祺為假借字但考小戎尸鳩傳騏文皆本此是蔡文此傳用字當同蒼騏亦本是蒼綦也祺字恐非此之用正義云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不知其本果作騏抑或後人所改也段玉裁云古假騏為綦因而以騏釋騏小戎尸鳩傳皆同此亦以虛釋虛以要釋要之例也

字林作駮走也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駮字各本皆誤當作駮集韻六脂云駮馬走也

本此陸氏有駮下本云字林作駮任任下本云字林作駮今釋文皆云字林作駮者任任下誤也小字本十行本所附字林作駮反在有駮下亦誤倒今特訂正

而牲用駮綱

閩本明監本毛本綱誤剛案所改非也此當作綱形近之譌

以車釋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釋崔本作騏考正義於序下云故云騏騏見其善走也是其

本字作騏與崔本正同其此章正義云故言釋釋善走當是後人以經注本改之耳浦鏗乃按序下云釋騏經作釋釋此不知經注本非正義本之誤也。案釋者正字騏者俗字此蓋正義易字釋經之例也

白馬黑鬣曰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是其本作黑鬣也釋文云黑鬣

力輒反又駮下云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鬣爾雅釋文同又四牡騏驎駮馬傳釋文云黑鬣力輒反本亦作鬣音毛依此則正義本四牡傳亦當是鬣字但未有明文耳

善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釋下云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正義本是走字此及序下標起止皆可

證

班駮隱鄰

補通志堂本盧本同影宋本鄰作鄰釋文按勘云案鄰字誤也爾雅釋文所載郭注作鄰鄰即

鄰也唐揚之水鄰鄰可互證

班駮隱鄰

閩本明監本毛本班駮誤班駮明監本毛本鄰作鄰閩本作鄰案此當作鄰皆形近之譌

也釋文駢字下亦誤為甌。案此本無正字皆用同音字耳。舊按非也。甌字多讀作去聲。故郭良刃反。呂良振反。

駟馬黃脊驥音乾。闕本明監本脊誤春。毛本不誤。案音乾二字當傍行細書。乃正義自為音也。

皆作駱字。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駱當作雜。下文云其字定當為雜。是其證。

以車祛祛。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祛。祛相臺本同。案祛字是也。六經正誤云作祛。誤从丞者。

祛逐也。从衣者祛。祛也。考此但毛居正臆為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惟從衣之字每見混於從示之字。今釋文正義祛字從示者皆傳寫之誤。而毛居正以後人又誤認從示為正耳。

豪骿曰驪。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驪下云豪骿曰驪。此經注各本之所本也。正義云釋畜云四駿皆白。驪無豪骿白之名。傳言豪骿白者蓋謂豪毛在骿而白。長名為驪。也是其本骿下有白字。

二目白曰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曰魚。考正義亦引爾雅并舍人郭璞注。而不云有異。是其本字與爾雅同。亦作二目也。但考毛傳多有與爾雅不合者。如卷耳崔嵬咀陟岵岵肥之類。或此傳亦然。正義本依爾雅改耳。

主以給官中之役。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恐官誤是也。

貴其肥牡。闕本明監本毛本牡作壯。案所改是也。

思馬斯祖。明監本馬誤焉。各本皆不誤。

○有駟

但明義明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經有二明德也。無上明字。段玉裁云義是衍字。羣經言明明者皆連二字為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

詩疏下之按勘記

詩經卷之二十一 揚雄詩
一德也段說為是下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義字衍同
定本集注亦誤

本又作淵鼓補案淵鼓二字當襲之譌文選東京賦雷鼓
鼓聲也詩曰鼗鼓蕭蕭

其在於君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公上句可
證

載言則也

閩奉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載下有之
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今之鐵總也

補毛本總作驄案所改是也

歲其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案釋文云
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
字也正義本未有明文唯周頌豐年正義云魯頌曰歲其有
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唐石經本之添也考此詩
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為是惠棟引漢西嶽
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考文古本有
矣字采釋文釋文亦有誤當正

詒孫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案釋文云
本或作詒厥子孫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正義本未
有明文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
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為是惠棟引劉氏列女傳貽厥
孫子此正三家詩也

歲其有豐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
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標起止云傳歲
其有豐年可證也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傳本云歲其有年
也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
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又作歲其年者矣

補通志堂本盧本歲其下有有字小字
本所附同釋文按勘段玉裁云矣字衍
同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貽箋作詒

箋穀善貽遺

通非也當是正義本經作貽字不與各本
同耳

○泮水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至泮宮下文同可證釋文

云類官音判本多作泮考此亦序與經不同字之例當以釋文本為長

其旂棧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伐伐蒲害反又普貝反言有法度本又作棧正義云則其旂乃棧棧然有法度與釋文又作本同也經義雜記以為正義本當亦作伐是以釋文改正義失之矣羣經音辨人部載此乃取諸釋文非賈昌朝曾見經文作伐之本也

噦噦言其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噦有考文古本同案有字是也正義云其噦則噦噦然有聲可證也

箋云于行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行作往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作邁案往字是也行形近之譌邁字誤改也

傳魯侯僖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值誤傳是也三章正義云值魯侯來至其證也

明堂位曰采廩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采作米案所改是也

是小菜也

補小當作水下句言水菜者可證

其住不專為菜

補住當作往

釋詁云肉倍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器誤詁是也

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元誤二載疑衍字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浦按是也

欲法則其文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立案意當作章形近之譌

箋其音至德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以此節正義改入下章其音昭昭句注下首脫箋字案此

十行散附時所誤繫耳

菜大如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葉誤菜是也

又可鬻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鬻作鬻案所改是也

於是可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於是可採是也

可者召唯所欲閩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可者召不召唯所欲又云當以彼注為正也

非也此正義不全引耳明監本毛本作可以召九誤

皆庶幾庶行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庶行當力行之誤是也箋文可證

矯矯虎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矯矯本又作矯正義云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是其本作矯字也

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獲當作臨陣格殺之可證

不吳不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諱諱為聲故以娛為諱也釋文

云不吳鄭如字諱也王音誤考此經字與絲衣同鄭此箋即彼傳也釋文以為鄭如字者最合箋意正義以為鄭讀不娛者亦自據其彼經而言耳即王音誤其經仍是吳字但讀作誤以為申毛而與鄭相難也盧文弼校乃以此併前絲衣同改為虞皆失之也釋文於不吳下于訛上以揚字作音云余章反今考箋云不大聲則經自是揚字正義本及唐石經等皆不作揚字或是傳揚傷也傷字釋文本作揚與正義本不同而為之作音今本誤錯出在上耳傷傷古通用巧言釋文有其證盧文弼於此釋文傷上添入不字亦為專輒○案此毛鄭不同毛作揚訓傷鄭讀傷為揚訓大聲後人從鄭改經字

吳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以誤為諱也釋文云諱也音歡考鄭用絲衣傳當以正義本為長

其往征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征誤往下以威武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毛本亦誤

則北狄亦為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字山井鼎云恐此是誤是也

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三往字皆當作往是

也

徒御無數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本又作射又作數或作擇皆音亦厭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射數字多不畫一依釋文本則此經又假借作釋其用字之例本有如此者也

甚傅緻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緻作致案致字依定本釋文是也

已以為搜與東矢共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已當作毛形近之譌

得以弓言觥矢言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傳誤得是也

琛圭釋言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圭當作寶是也

厥貢鏐鐵錫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錫當作銀見下鏐鐵銀在梁州鈆在青州也

而獨無銅

明監本毛本而誤銀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作銀屬上讀者似是非也上文銀誤作錫乃

誤改去而字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

六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宇居也。閟筆位反音祕同僖

音疏

閟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句八章十句至

之宇。正義曰作閟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許此則摠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畧之

閟宮有恤實實枚

枚

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血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
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閒暇無人之貌也嫄音元祿莫回
反礪路東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
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

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
坼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災字又作灾本亦作
蓄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陵反 是生后稷
一本作馮依其身坼勅宅反裂也副乎逼反

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種稭菽麥奄有下國俾

民稼穡

先種曰種後種曰穰箋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
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

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弃長大堯登用
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
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穆音六本又作種音同種徵力反徐
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稭音雉韓詩云幼稭也菽音叔大豆

也卑必爾反本又作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
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有故云纘禹之事也

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纘禹之事也

美之故申說以明之。秬音巨纘子管反繼也粒音立

闕宮至之緒。毛以為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

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閉之宮有

血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

然而簞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

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

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

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

稷又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穆先種之

植後種之辨及菽之與麥下此眾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

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有稷

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眾穀徧教下民同有此

穀於天下之士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

可以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闕宮為神宮於魯

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
之精氣又以奄為覆緒為專為異餘同。傳闕閉至礮密。
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從之闕謂閉戶拒公
故闕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日母
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
闕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
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
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
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
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
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
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
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祿宮蓋以姜嫄
祈郊禱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祿宮嫄廟清淨之處故
以恤為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
者細密之意故云礮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宮室之
材而礮之加密石焉是礮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
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礮之天子加密石是也。箋
闕神至神宮。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與辭若魯無姜
嫄之廟不當先述闕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

言闕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闕宮首尾相承於理
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
以閉為名釋詁云崧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闕得為神闕與
崧字異音同故闕為神也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
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傳上帝至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
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
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後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
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依依至遲晚。正義曰箋以生民之
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
子故以依為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欲歆然如有人
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真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
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圻不
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
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
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
圻不副災害謂懷任時圻副謂生時也以其生之又無災害不
彼為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
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先

種至日稗。正義曰：重穆種稗，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種，後種曰稗。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稗。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為同，則此奄亦為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後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奄猶至稱焉。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弃，末為司馬，不言弃為司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堯典云：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弃也。本紀又云：堯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在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

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傳緒業。正義曰：柞黑詰云：業緒也。故緒為業也。箋：柞黑至明之。正義曰：柞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詰，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為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蒸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利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說以明之。

剪商 剪齊也。箋云：剪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大音泰。

後大王大平皆同。剪于踐反。鄭斷也。至于文武纘大王。斷音短。下同。幽彼貧反。王于況反。

之緒致天之屈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

虞誤也箋云屈極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夫平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

至則克勝。屈音戒貳音二極紀力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

復扶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箋云敦治旅眾咸同也武

又反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

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敦鄭都回反注同

王徐都門反疏。后稷至厥功。毛以為上言后稷之事此

之大王也此大王自幽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

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

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為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

有貳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

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

商之眾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

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雅以翦為斷緒為事無貳無

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為異餘

同。傳翦齊箋翦斷至斷商。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

斷之義故箋以為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

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虞誤

○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

為民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

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箋

然則此極又轉為誅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

云致天之屈收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

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

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

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

復計度也致天之誅雅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

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

為周室輔 王成王也元首字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

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眾國。 乃

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箋云

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

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周

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解

音懈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

是宜降福既多 騂亦犧純也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

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 周

之多予之福。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

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

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

洋孝孫有慶 諸侯夏禘則不納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

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餽

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眾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

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為其觸軀人也

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

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福音福逼也

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

七羊反魚蒲包反載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

輪羊灼反祿咸爽反福音通有沙蘇河反刻鳳皇於尊其羽

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狔徒門反鉞字又作鉞

音刑為其于偽反軼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柎方于反 俾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震動也騰

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疏王曰至如陵。毛以為上既述遠尺志反僭于念反。疏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為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為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為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眾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與而美者為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為宜下福與之既已多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祀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為嘗祭此夏而已福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令其不得舐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

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爛火去其毛而魚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大羹釧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眾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其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辟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為異以載為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王成至宇居。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時牛一武王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禘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周公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為始是元得為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為居。箋東藩至得專使為已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

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田為魯有而山川附庸
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
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非所當得也故引
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
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
山川故改澤為川也彼又諒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
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
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
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及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
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勲受上公之
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
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
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
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
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
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

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
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
語云顓臾昔者先生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
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
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
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
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周法附庸
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
一附庸也箋交龍至忒變。正義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
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
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
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
建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
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
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
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為變之義
也。箋皇皇至之福。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
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為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
云帝謂大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
舜受終于文祖宜摠祭五帝魯不得備祭五帝故直言謂天

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
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
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
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
魚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故知毛魚是豚彼注
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哉謂切肉曲禮注云載切肉是也大
羹也特牲注云大羹者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羹器其大羹則
有榮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羹謂盛之器也大房與邊豆同文
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邊豆同文
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
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俎殷以俎周以房俎注云
椀斷木為四足而已巖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棋謂曲櫛之也
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足稱房也知是
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
戚燕饗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
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
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
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
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大廟俎用椀巖此云

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
貌故為眾多魯得以入佾舞周公故美舞者眾多也。箋皇
祖至干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駢駟駢駟
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
故以為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
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
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
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
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
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
制足間有橫其下有附以明堂之文差次為然附上有橫似
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
震動至壽考。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
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
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為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
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暇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
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為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
國故以常為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
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

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為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乘朱英綠滕一矛重弓 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耕反滕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鬯勅亮

公徒三萬貝胄朱綬烝徒 反弓衣也字或作鞮同

增增 貝胄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眾也箋云二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胄直又反綬息廉反說文云綬也沈又蒼林反又音侵烝之升反增如字綴沈知稅反又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張劣反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艾音刈

俾爾昌 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艾音刈

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箋云此慶

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俾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台背他來反下音貝

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 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艾五

疏 公車至有害。正義曰上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轡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眾有三萬人矣以貝飾胄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眾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

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

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八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

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

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

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

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

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大國至國中。正義曰明堂
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
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
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
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
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
家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
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
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
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
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
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
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
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
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
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緹滕傳曰緹繩約謂內弓於閉
以繩束之此云滕繩者滕亦為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但傳
詳彼而畧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鬮鬮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韞

二弓是其事也。箋二矛至人御。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
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首矛
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一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
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
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首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
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
之明是首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滕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
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滕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
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
即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
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為右使人告
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
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蒯贖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
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
御是御在中央也。傳貝胄至增增眾。正義曰貝者水蟲
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為胄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
云綬綬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綬耳文在胄下則是甲之所用

故云以朱綬綴之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增增眾釋訓文定本
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增誤也○箋萬二至增增
然○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
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僖公
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頌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
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
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為
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
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
退其數以為三萬故荅臨頌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
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
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
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
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
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
文步行曰徒故以為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
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眾多也○傳膺當承止
禦止故以承為止也○箋懲艾至禦之○正義曰懲艾皆創

故為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
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
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
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
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泰山巖巖魯
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
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
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
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從
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
荒如字韓詩作荒云○疏泰山至之功○毛以為既美征伐
至也近附之近○疏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
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
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
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之功也○鄭以
奄為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詹至
荒有○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龜
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史云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謂顛與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
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
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
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不郊猶三望者公羊
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
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魯祭名
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魯祭名
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
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
廣長故二國皆以為望也荒訓為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
之也。箋奄覆至中國。正義曰釋言云弁蓋也孫炎曰弁
大東為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
故以東為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
獎王室故知來同為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諸侯同盟以
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
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保有鳧
之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保有鳧

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龜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
僖公所謂順也。鳧音符山名也釋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
同山名也。嶧字又作貉武伯。疏。又美僖公境界遠威德
反行下孟反應應對之應。疏。又美僖公境界遠威德
所及言安有鳧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
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
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
功於是順服也。傳鳧山至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
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
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
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
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
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
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
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

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
築臺于薛是與周公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
嘗君食邑於薛。嘏古雅反朝直。魯侯燕喜令妻壽
遙反薛字又作薛息列反與音餘

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喜公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
謂為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
常有也兒齒亦壽徵。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疏天
字書作齟音同一音如字為于偽反祝之又反下同錫
至兒齒。毛以為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
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夫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
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
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妻善而母
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眾士亦謂為之祝慶使與
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
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
永年。鄭唯以嘏為福為異餘同。傳常許至西鄙。正義

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
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
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
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純大至於薛。正義曰純大釋
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傳
以常許為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
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
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
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
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
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易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
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
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
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字也春秋於僖
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
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
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傍魯有薛邑故
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
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
周公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

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
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
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
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
相齊潛王潛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
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祖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斷音短度待洛反

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
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
姬之廟姜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
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桷音角方曰桷舄音
昔徐又音託奕音亦棖巴追反姣古卯反屬音燭

碩萬民是若
曼長也箋云曼脩也廣也且然
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
彼徠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

疏
徠至是若

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
用松為桷有舄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閔公
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
備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
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
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
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姬之
廟為異餘同。傳桷椽至是廟。正義曰桷之與椽是椽之
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狀故為大
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強大至牢固義或當然
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
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
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
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
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
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
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
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孔甚至屋
壞。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

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
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
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
章言闕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闕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
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
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
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
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
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謂為之主帥主帥教
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
為之也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
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
成周之事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
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
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
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為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
公之意也○箋曼脩至之順。正義曰定本集注
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

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

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一

三十之三

詩疏二十三之三

七

清嘉慶壬午重刊
毛詩注疏校勘記

黃中模彙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闕宮

血清淨也 按各本皆同攷釋文作清靜也引說文血靜也當依釋文更正楚茨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亦可證

天神多與之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與當作予下箋云天易字耳考文古本并作與非

先種之植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植作種案所改是也下非穀名先種曰植誤同
而則祭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則疑衍字非也而則祭者下經之而載嘗也本句下正義可證

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任誤生是也

又解后稷其名曰弃閩本明監本毛本弃作棄下同案箋字作棄生民可證正義自為文亦用棄字引尚書史記乃依彼作弃字十行本盡作弃明本以下盡作棄皆有誤凡唐石經於棄字皆作弃以其中為世字諱而避之也正義避諱之例則不如此如泄字唐石經避作洩而正義仍作泄當是作正義時例但缺畫也

且尚書刑德故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放誤故是也

纘大王之緒毛本纘誤纘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箋云屆極虞度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極作極案極字誤也釋文云

屆極紀力反下同之屆下云極也正義云屆極虞度釋言文云云是正義釋文二本皆本是極字也閩本以下又盡改正義中極字作極誤甚十行本不誤見下段玉裁尚書撰異中凡三論極極字至為詳矣

致大平天所以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大平及以三字衍也正義云是致天所罰復舉箋文可為

明證且此與大平迥不相涉而武王又實未大平其說見於茅苜正義斷為衍字無疑矣各本皆誤當正

極紂於商郊牧野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

牧野極是殺非也是正義本極作殺必當時俗本如此而正義定從定本集注以極為是以殺為非也釋文屆極下云下同是釋文本亦作極不作殺

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二作貳案所改是也

箋屆極至克勝閩本明監本毛本極誤極案山井鼎云宋板此疏除釋言又云極誅也外皆作

極考此一極字亦極之誤菀柳正義引可證也

克先祖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克當竟字誤是也

秋物新成尚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

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是正義本尚作嘗

下有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柎作附案釋文云有柎方于反考常棣箋用柎字從手柎附實一字也正義中字皆作附或是其所易今字耳各本依之未是

俾爾熾而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俾一作俾見校官碑今考上釋文以卑民作音云本又作俾下皆同是釋文本作卑字也餘經盡然盧未細考耳又案段玉裁云說文云俾門持人也凡經傳言俾者皆取義於此門持人今說文譌作門侍人莊述祖正之卑者俾之假借字

魯邦是嘗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嘗作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嘗字誤也

與赤色之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特當桐字誤非也正義下引說文云桐特也故此自為文以桐為特也

則有爛火去其毛而魚之豚閩本明監本毛本爛作以案皆誤也當作爛下文彼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同

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也周當作用烈文正義引可證

地官○封人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中案皆誤也當衍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渚作清案所改是

大羹渚煮肉汁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渚作清案所改是也

稱祀周公作大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於誤作是也

卽云白牡騂犗閩本明監本毛本牡誤牲案浦鐘云犗經作剛非也正義中犗字皆其所易耳

天下無敢禦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之案之字是也正義云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也標起止云至禦之可證也考文古本也上有之字采正義

萬二千五百為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為上疑脫人字是也

俗本作增誤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增作憎案所改是也

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字盧文弨云當

作二下同是也正義下文云故荅臨碩謂此為二軍二字不誤可證

文數可為四萬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疑大字誤是也

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便誤使是也

唯有僖公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僖字盧文昭云當作桓是也浦鏜校改上文僖公二字作春秋非也

師賤兵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師當作帥是也此因帥字俗體有作帥者而譌耳

魯邦所詹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古文本詹作瞻案古本非也傳訓詹為至毛氏詩不作瞻明甚唯說苑等引此文作瞻者是三家詩也韓詩外傳有其證

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而高依正義作如其讀則以淮夷蠻貊四字為句傳文之說經也

也以毛公文字簡奧故說經本但有淮夷而併言蠻貊之

意云如夷行也如者譬況之言謂經此文是譬況淮夷之行也以為足以明之矣厥後作正義者所受之讀未誤故引而伸之曰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其言極為明晰可據以正各本如作而之誤即可據以正岳本點淮夷二字逗蠻貊而夷行也六字為句之誤也經義雜記讀之不審一改傳文作淮夷蠻貊夷行如蠻貊也再改正義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紛紛塗竄皆由未得其句逗所致

鳧嶧連文闕本明監本毛本嶧誤釋案經文作釋此作嶧者釋嶧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禹貢爾雅說文皆作嶧是嶧為正字釋文云字又作嶧亦指禹貢等言之也毛氏詩但作釋古文多假借也○段玉裁云釋山與葛峰山是兩山尚書嶧陽孤桐此葛峰山也地理志在東海下邳今在淮安府邳州魯頌及左傳邾縣前說云釋嶧古今字非是釋山字史記及漢志作嶧要以秦碑作釋為正

許口田未聞也小字本許田不空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空處誤補許字相臺本許田作所由案所由是也

天乃與公大夫之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大案所改是也

許田未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許田亦所由之誤

徂來之松唐石經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來作徂考文古本同案傳徂來山也相臺本仍作來

餘本皆作徂正義中來字十行本作來閩本以下改作徂而標起止未改是正義本唐石經皆作來為可據矣

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

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也與俗本不同考正義上文云作為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初無奕奕姣美之文今本箋有誤故與定本集注及俗本俱不合釋文以甚姣作音當是其本與定本集注同今釋文各本甚誤作其非也

新者姜嫄廟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新上有所字考文古本有案無者是也相臺本乃所謂以疏中字微足其義者耳

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箋

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一

三十之三

究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鳥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也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五教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臯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姬臯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

詩疏三十之三

一

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
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
封以爲代號也服虔云商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闕伯
巨相土因之服虔云商巨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闕伯
之後居商巨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巨
故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立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
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
稱爲商巨者又相士居商巨以後不恒厥邑相士之於殷室
雖是先公俊者警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
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
有稷成湯以商爲代號文王不以商爲代號自契至湯雖
則入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
號周即處邨處幽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周地其國始名曰周
受命不以毫爲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
左傳云鳥鳴于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
亡國之社以爲戒毫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
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
亳社也毫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
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各

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立烏云殷受
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
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
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
則當世爲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又封之商國子孫
商十四世而與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微立卒子報
昌若立卒子曹圍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
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
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中候維予命
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
亦上天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子伐桀命克
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後世有中宗者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
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乃雍不致
荒寧嘉靜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
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
洎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
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謂不言政
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

詩經卷之三

二

事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厲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宗之故，謂之頌。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立烏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也。從可知。是立烏三篇頌高宗也。此頌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也。從可知。是立烏三箋以湯孫為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嘗祭於契之廟也。立烏祀高宗，箋以祀當為高宗崩而始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崩後。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脩治，寢室皆述其後追述之也。○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

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以因故辰為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也。今因伐紂之下，即連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為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故終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正義曰：禹貢徐州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正義曰：禹貢徐州泗濱，浮磬，豫州云：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

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湑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湑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闚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宜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弃唯存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

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祀為伯爵是其為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
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一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
首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

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為殷後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宋潛公之會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遙反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為首。正義曰那詩折之設反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摠序商頌廢與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聞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雜予命云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雜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論法者周公所為祀記檀弓云死諡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諡法蓋生為其號死因為語耳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諡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真偽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矣且殷之

創基成湯為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為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摠云祀成湯也。箋祀樂至厲公。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廢壞者若牆屋之不脩也但祀事非一箋畧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祀之儀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甘本云宋潛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那父那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偪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潛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潛公之適歸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潛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

厲公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 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

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養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猗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鞀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立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濩戶故反殷湯樂曰大濩 奏

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衍樂也烈祖湯

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衍苦旦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 鞀鼓淵淵 嘒嘒

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嘒嘒然和也平正

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淵古 於赫湯孫穆穆 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

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 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

然盛也奕奕然附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斲斲然有次序其于舞又閉習。於音烏注同庸如字依字作鏞六鍾 我有嘉客亦不夷 也斲奕繹並音亦繹字又作擇同

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擇乎言說擇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温温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恪苦各反說音悅下同蒙賡練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箋云反本又作薦同饌士戀反

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烝之丞反疏與
至湯孫之將○毛以為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植立我殷家靴與鼓也既立一代之樂用之以祭其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靴鼓其聲簡簡然而和也樂以樂我功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德者謂契冥相士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為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靴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以和諸音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倚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以其樂音和諧更復歎美成湯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為人之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大鍾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數然而盛執其干戈為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其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祀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

來顧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緩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為異其文義畧同○傳猗歎至縣鼓○正義曰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為歎謂美而歎之也那多釋詁文靴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靴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靴將之注云祝靴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靴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置讀至之類○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靴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靴鼓者為楹貫而樹之大漢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靴鼓明是美湯作護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漢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漢晨露九

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履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
樂蓋大漢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鞞亦稱植之意鞞雖不植以
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鞞
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鞞之狀也○傳衍
樂至假大○正義曰衍樂假大皆釋詰文下傳湯為天子孫
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是美湯之先
公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德之祖湯之前有功德者止
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為天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
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奏鼓至思成○正
義曰祀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
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耳為湯之祀祖故易
傳以烈祖為湯下篇烈祖既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
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
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為言雖可以關之後世以
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
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緩安皆釋詰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
又正訓為升故易傳以奏假為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
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
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
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

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臯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
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為說也所引
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
之此之謂思成也所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志意也在此無
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志意也在此無
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此無
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
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
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
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
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闔戶聽之也○正義曰傳無尸者
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
故作記者言及之也○傳磬聲至尚聲○正義曰傳意亦以
磬為玉磬聘義說王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磬必清故
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磬之意也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
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
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周尚臭殷尚聲郊特牲文言此者以
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雅論
聲樂由其般人尚聲故解之○箋磬玉磬○正義曰此申說

傳意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為樂器
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
磬也阜陶謨云夏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
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
至然閑。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
云湯善為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
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為人之子孫猶閔子小子言
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為傳者
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是鏞曰庸也以敦
為鍾鼓之狀故為盛奕萬舞之容故為閑也箋云敦敦然有
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箋嘉客至扶助。正義曰王制祭
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
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禘
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禘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
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
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摠論四時之祭非獨為秋
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禘禘有之
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
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
中宗。烈祖。烈祖。有。功。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正。義。
之。祖。復。扶。又。反。下。亦。復。同。疏。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正。義。
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
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
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摠。之。箋。中。宗。至。
中。宗。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
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太。乙。立。崩。弟。太。戊。立。是。
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毫。有。祥。桑。穀。共。生。於。
朝。一。暮。大。拱。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
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

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後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

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賚我思成

秩常申重酌酒賚賜也箋云祐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祐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同酌音戶賚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況反竟音境本又作境裸古亂反齊側皆反 亦和有美既戒既平醜假無言時 本亦作齋 戒至醜總假大也總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大無言無爭也箋云

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醜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爭爭鬪之爭注同綏音安也音苟總音摠調音條裸音灌 約軹錯衡八鸞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八鸞 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此祭由湯之疏。嗟嗟至之將。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諸侯來助之。功故本言之。疏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當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元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余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以其絜敬之故。神明賜之。我所以。得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集大眾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耆老。無有疆境。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軹。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歡心。故從天下。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而每物豐多也。既言天使之豐。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

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為。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齊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成也。醴假無言。謂。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為異。其文義畧。同。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成。與早麓清酒。既載事。同。言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醑。文與早麓清酒。既載事。同。者。酑是酒也。箋。酑。福至思成。正。義曰。酑。福。酒。既載事。同。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也。及。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言。重。賜。無。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中。宗。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裸。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樽。謂。

酌以裸獻案禮言周法裸用鬱鬯殷禮雖則不明其裸亦應
用鬱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鬱鬯釀秬為酒築鬱金草和之而
已搃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
曲辯酒齊之異清醑之言可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
充之。傳戒至言無爭也。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
戒而至非訓戒為至也。禮摠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
假大釋詰文摠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眾摠集或有言語
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和羹至美焉
。正義曰祭之設饌有大羹鉶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爲喻
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
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
羹既戒且平禮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
則知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下句約軼錯諸侯來朝之事
無言無爭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羹謂諸侯對朝廷羣
臣而稱亦也。釋詰假爲升故易傳以醴假爲設薦進俎之時
諸侯摠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禮非獨爲助
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
得禮故歸美焉。傳入鸞至假大。正義曰此解在車之飾
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

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
以顯之傳訓假爲大而其義不明但軼衡是諸侯之車以享
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是來朝之事當謂以大禮而來朝
也。箋約之故云約軼轂節也。采芑言約軼錯衡文與此同傳云
纏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
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
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註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
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
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
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
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卽此約軼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
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軼錯衡與轂車有爽
連文爽亦貌則彼是金轂彼爲金轂則此亦金轂知轂與轂
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轂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
輅此說諸侯來助祭獨言金輅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爲升乃
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爲來朝升堂也
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
祀又溥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享謂至獻酒也。獻
義曰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

詩疏二十三
三
積三年致再年公祭有般十二無云一裕明廟序毀以裕
二冬夫般秋之故文者禘於也言廟之百王
十自人祭入服譏後二春禘於禘言禘之主
一魯魯六八月凡其十一月公薨僖二魯秋
月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一
從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閏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除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喪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不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禘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故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明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月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即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禘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經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云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八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月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丁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卯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大魯禮魯年禮公薨僖二魯秋八月凡其十

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
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
之後五年而再般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
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
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
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禘公會劉子及諸侯於
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禘於
武公及二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
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
不同學者競傳其異是謂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
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
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
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
也宜也八年皆有禘祭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
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相準况五年而再般祭禘
君考校魯禮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
是春秋之經而於禘之前經無禘事鄭知四月禘於莊公即
年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彼是除喪而
禘則知禘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禘祭於禘所以不譏者以

時有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為禘足以成尊不假更復為禘而五月又禘故譏之而書吉禘也譏之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僖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禘祭禘在除喪之年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禘當異歲也鄭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為定解仍恐後字致惑故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禘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禘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禘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僖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玄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辛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

天意。芒莫剛反後同。娥風忠反契母之本國名。古帝命。郊禘音梅本亦作高禘。卯力管反亳傍各反地名。

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正長域有

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為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武丁高宗也箋云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明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解音懈。

大糒是承 勝任也箋云交龍為旂糒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武王于況反又如字注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糒。邦畿千里維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任同。

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

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疆居良反。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

貞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景大貞均何任也。箋云假至也。

祁祁眾多也。貞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眾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貞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苛。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朝直遙反。擔都藍反。下。○疏。天命至是何。○毛以爲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篇同。○至日祁於高禘而生契。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既摠言天命。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爲之君。長有其土地。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

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爲已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數甚。眾多此眾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眾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與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鳥卵生契。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域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爲政於四方。又以奄爲覆言。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又受命不忘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武王靡不勝謂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域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景云。維河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爲異。餘文義畧同。○傳玄鳥至大貌。○正義曰。釋鳥云。燕燕鳥也。

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長至九州。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為已有非訓域為有也言尤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箋古帝至之王。正義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命之故為徧告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徧聞是徧告之也。傳武丁高宗。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度明。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基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

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箋交龍至大國。正義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糒是承謂奉承助祭之糒盛唯黍稷耳糒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觀禮曰侯氏禘乘墨車載龍旂孤羈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門乘墨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云徧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徧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徧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徧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眾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入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

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箋肇當至及外。正義曰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為兆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為兆域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景大負均何任。正義曰景大釋詁文負者周匝之言故為均也荷者在負之義故為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負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假至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負為云河為何者以類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言是問辭則大負是諸侯大至日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負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即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故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問端也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檐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一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一 二十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卷第二十一 二十之三

六九

一行本此下脫那詁訓傳第三十

也但那下仍衍之什二字說見前又闕本以下有考文古本同是頌鄭氏箋孔穎達疏後說見卷一當依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刪之什二字補在毛詩商頌一行之上也

商頌譜

汝作司徒敷五教五教在寬

明監本毛本敷上有敬字闕本剗入案所補非也正

義引之不備耳浦鏜云衍五教二字非也考殷本紀重五教二字正用尚書文唐石經初刻亦然後乃摩去合諸此正義所引可知唐時本尚書自重二字不得依今本輒刪之也

斯封稷臯陶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稷下浦鏜云脫契字是也長發正義引有

契孫相士居商丘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土案所改非也當是王肅自用土字故依彼引

詩經二十三交功記

九

之不得用正義改為士也。○按楊升菴欲改左傳士氏為士氏以合在周為唐杜之文而不知士即理官士氏以官得氏也。

故名序云補毛本名作書是也

代夏桀定天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代當作伐正義可證

中候維予命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雜誤維是也那正義引作維

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此正義及長發正義引皆可證山井鼎考文所載以為毛本主宋板王諸本同皆誤

故故終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所改非也下故字當作譜此亦寫者誤而未及改正耳不當輒刪

西及豫州盟豬之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譜作明豬正義引此文亦作明今作盟當

誤正義中孟字據地理志及陳譜正義所引尚書訂之則當作盟

導河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河字盧文弨云當作荷是也此誤落去上耳

今之梁國市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市當作沛

及東都之須昌壽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都字盧文弨云當作郡是也

自從政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後誤從是也

所以通大三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當作天形近之譌通天三統書傳駁異義皆有其文引在振鷺正義

○那

那祀成湯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那作那唐石經初刻那摩改那案那字是也下同

有正考甫者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此唐石經之所出也正義云其大夫有名曰

正考父者是其本作父字今正義中父甫字互歧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有所改耳

正義曰那詩詩者補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詩字作之案所收非也當衍一詩字

死因為語耳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語作謚案所改是也

以其伐紂革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桀

宋父生正考甫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甫作父案所改是也但餘多仍作甫

言潛公之適薛補毛本薛作嗣

亦不夷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字又作憚正義本是憚字當為唐石經之所本也○按憚者俗字從繹為是

先王稱之曰在古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云魯語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韋注引傳亦曰先王稱之曰自古然則各本作在字誤也山井鼎云古本本同後改在作自不知據何本

也考此乃依國語改而偶有合也

序助者之來意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之來作來之案小字本是也

而能制作護樂閩本明監本毛本護作濩案所改非也當是正義本作護字正義下文皆作濩

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改之耳

大鍾之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庸正義作鏞庸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王案所改是也又按作

正義時其本作在昔

視其有所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視當作是

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閩本明監本毛本食下有嘗字是上

無當字案所補是也所刪非也

○烈祖

既齊立乎列矣

補毛本同案乎當平字之譌

醜總假大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總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

神靈用之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之是也此也正義說經云以此故可證下文云而云用是之故當是正義自為文耳考文古本用下有是字采正義而為之耳

假升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升誤大案山井鼎云不可與傳混也是也

來假來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饗誤享案經中饗享二字截然有別享者

下享上也饗者上饗下也自歐陽脩本義以來諸家論之審矣。按有同字義別而相因者如獻神為享神食其所獻亦為享是也此等在訓詁中蓋未可枚舉後儒曲為分別乃以獻之作享神食所獻作饗於我將闕宮烈祖皆用此例定其字故唐石經宋本似是而非今俗本槩作享似非而是此篇前享字箋云獻也後享字箋云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相承為

說當時斷非有二形也

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享字誤

見上十行本下箋中宗之享此祭誤同與經文為岐出正義中歆饗字亦饗享錯雜此寫者以享為饗別體字而亂之耳闕本以下仍之而不覺又因此而改經文亦為享誤甚

來升堂來獻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來升堂者來假也來獻酒者來饗也上箋云饗謂獻酒使神饗

之也此箋乘上為文故省而但言獻酒下箋說經降福無疆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者又神饗之也是此獻酒括上使神饗之而言明甚矣箋之兩來字即經之兩來字本自無誤正義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以獻酒連升堂入於來假之下以來饗屬之神來微失箋意箋意來饗之來仍是諸侯來不是神來但饗是神饗之耳王肅述毛則以兩來字皆屬之神此其與鄭異也經義雜記因正義此言以為下一來字是淺人所增其說非也

故余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余作今案此皆誤也當作祭形近之譌

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

補毛本故作顧

箋祐福至思成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思作用案所改是也

駿惚古今字之異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惚作總案所改非也惚即總字正義自為文多

用之唯順經注乃有總字明監本以下悉改之為總者非

既戒且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既平誤且平非也考杜預注及正義傳文本作且

晏子春秋亦作且可見此正義引傳為是今傳作既者依此詩改之耳申鑒亦引作且皆不與毛氏詩同

箋約軹至歡心

閩本明監本毛本軹誤軹下同案正義本是軹字上文作軹者皆後人改耳已

見采芑經

鄭於秦風駟馘之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馘作鐵案所改是也

謂未升堂獻酒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未作來案所改是也

○元鳥

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

禘于羣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古者喪三年既畢禘于羣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

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也兩禘夾一禘是後

本也正義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

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惠棟云正義本無經及傳箋南宋刻正義始增入之而誤入宋

時所傳之本此箋正義已言其誤而書仍載者刻書之人載入之箋不與正義相涉故也今考正義本與釋文同所謂前本者也

而歌作詩焉

補毛本同案作當此字之譌

此月大祭故譏其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僖二年除喪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下當脫裕字

因禘事而致哀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美當作姜是也

僖公之服亦少四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文誤僖非也上文閔公之服

自服者而言也此僖公之服自所為服而言也二者文不同而義俱通無容改而一之也

學者競傳其間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間當作聞

仍恐後字致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字恐學誤是也

祈于郊禘而生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郊禘本或作高禘正義云祈於高禘而生契是正

義本當作高字下文又作郊禘者或合併後所改○按月令作高禘毛傳生民元鳥皆作郊禘月令正義分析甚明是傳不當作高也或云郊或云高者鄭志焦喬荅王權甚明此正義自當作郊禘舊校非也

受命不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

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又云言行之不懈怠也考此經字作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為始即懈怠字故箋始故正義引王述毛以為危殆也鄭以為始即懈怠字故箋云不解殆而字仍作殆正義乃易為怠字而說之也趙岐注孟子告子下王弼注易震皆用殆為怠可見在鄭時不煩改字矣殷武經用怠字此不畫一之例也

八州之大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大國與音余是其本國下有與字正義云又解諸侯眾多獨

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不云言與為疑辭是其本無也此無正文當以釋文本為長
景員維河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鄭云河之言何者云云是其本為河也此經本是何字故王申毛以為河水或作本乃以箋改經耳

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荷

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盧文昭云音河當作音荷非也候

人釋文云何戈何可反又音河是河字不誤也小字本所附同相臺本所附作又河可反又字當有苛盧文弨云荷字之誤是也

員古文作云按作字衍也謂員是古文云字此言古文之假借說文多云古文以某為某皆言假借秦

誓古文若弗員來衛包始改為云來員是古文云是今字若衍作字則古今互易矣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長發箋擔皆當作檐羣經音辨木部檐下載此

箋是其證也羣書亦多用從木字如釋名云檐任也之屬正義中本皆作檐今檐擔錯雜改之而未盡也音辨本取釋文而通志堂本誤改從才

得言此殷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言恐居誤王土誤是也

○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作能案所改非也○當衍

元鳥降則日有祀郊禘之禮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則作之案此誤改也則日

二字當倒耳郊當作高見上○按作郊者是

注云是時指在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指當作恆是也

簡狄行洛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洛作浴案浴字是也譜正義引作浴

墮其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墮本紀作墮是也譜正義引作墮

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下之字作者案所改非也之當衍字

殷殷湯所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殷字脫也字案不重是也

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

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

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閩本明監本毛本無書序以下至河洛之間四十二

字案此十行本複衍也

且中候格予命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格恐洛誤是也譜正義引作維

東觀在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於譜正義引作於此與下互換而誤也

不得東觀於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在此與上互換

言九有九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九字當作奄下文云是同有天下之辭以同解奄也

殷質以名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著形近之譌

在傍與已同曰偏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已當作王

荷者在負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在當任字誤是也

既言四海為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也疑衍字是也

將故述其美殷之言

補毛本故作欲案欲字是也

荷任即是擔負之義

明監本毛本脫荷字閩本不誤案擔當作擔見上

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擔作擔字按儋是正字俗作擔从手蓋唐早有之

集韻平聲儋擔同字去聲擔擔同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四

早

長發大禘也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長如字禘大

計反王云殷祭也王

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義曰

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茂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立王政教大行相士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言大禘以摠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

勝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駿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又非宗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非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祀記以證之所引者喪服小記及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標怒黃則含樞細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易緯稱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

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以饗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圓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為圓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為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饗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而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濬哲維商長發

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

既長

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

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濬音峻愆音哲字或作哲芒音亡依韻音忙疆居良反竟界也幅方目反隕音圓徐于貧反夏戶雅反下皆同圓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禎音貞祥也竟音境

立子生商

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女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

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疏

濬哲至生商○毛以為有深智

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往者唐堯之未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氏之女方欲長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為圓

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娥方將謂有娥之國方始廣大黑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畧同○傳濬深至隕均○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詁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中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摠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傳有娥至生商○正義曰有娥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字故云有娥契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為之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也詩言商與所由上須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箋帝黑至廣大○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汗光紀也且以下云立王故以黑帝言之以有娥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娥方將不得為簡狄長大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

大也有城氏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為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撥本疏傳玄王未反韓詩作發發明也徧音遍下同治直吏反

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與玄王為契明矣履禮釋言盡行。正義曰箋以契不為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玄黑也。別以其承黑商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為小國舜益為大國者中侯握河

紀說堯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祀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是達之驗也

士烈烈海外有截相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箋云截整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相息亮反注相上皆同截才結反長張丈反

疏箋截整至整齊。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為齊也相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

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摠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

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

帝命不違至于湯

齊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

子鳩湯降不違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

不違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

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假祗敬式用也湯之

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日躋子兮反鄭注

禮記讀上為湯躋讀此為日齋齋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暇也

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案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云

鄭箋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祗諸時反下士遐嫁反

帝命至九圍正義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

述成湯指言與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

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

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

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假

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王也傳至湯與天心齊正

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

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上帝命

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開居注云詩

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箋帝命至天

心正義曰契无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

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

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與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

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

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

不能漸大也傳升至九州正義曰躋升釋詁文謂九州

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

緩於人也。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為天

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

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著焉。擔負天

之美譽為眾所歸鄉。○球音求，美玉也。下同。綴，陟劣反。徐又

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蚪反。珽，吐頂反。天子

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繆所銜反。著，直畧反。鄉

本亦作嚮許。亮反。下篇同。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

禄是道。練，急也。優，優和也。道，聚也。箋云：競，逐也。不逐，不與

人爭前後。○練音求，徐音蚪。道子由反。又在由反。

疏：受小球至是道。○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

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能

荷負天之美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

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其得其中，敷陳政教

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眾之禄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

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

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餘同。○傳：球玉至

旒章。○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

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

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箋：綴猶至著焉。○正義曰：內則

云：衣裳綻裂，紉紵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

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

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

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

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

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

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

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准此。二玉故

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就於朝。日覲

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

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

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

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

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

旗之繆旒者，焉此言執圭搢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
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
為貴是為在國受朝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虬何天

之龍 共法駿大虬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
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音峻
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虬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
叶拱及龍韻也龍
毛如字鄭作寵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

百祿是總 難恐竦懼也箋云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
孔反本又作醜音宗 **疏** 受小至是總。毛以為此又言成
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為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
之公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公道所由湯之陳進其
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眾
之祿於是摠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公道也。鄭以為此又
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
諸侯會同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

○傳共法至寵和。正義曰傳讀共為恭敬之恭故為法也
駿大虬厚釋詁文龍之為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
圭摠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
厚也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
天之公道也。箋共執至之謂。正義曰拱執釋詁文以此
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
摠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摠之而言執者將摠亦執故同言拱
也又以上言綴旒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虬亦是諸
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
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採為美譽則此宜
為榮名且韻宜 **武王載旒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為寵故易之也 **則莫我敢曷** 武王湯也旒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有之
言又也上旒美其剛柔得中勇毅不懼於
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旒與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
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旒蒲具反鉞音
越中張 **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苞本蘂
仲反

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
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

一截然。葉五葛。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有韋國者

反韓詩云色也。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有顧國者

有昆吾國者。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

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韋顧二

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疏。武王至夏桀。以為上言成湯

作韋鼓。已音紀。又音杞。疏。進勇此述為勇之事。有武功

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

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

害之者。又述成湯得眾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為王者之

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蘖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

根本之上。有蘖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

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既盡歸。依故九

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有韋

顧。昆吾黨桀為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

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羣惡既盡。天下廓清。成湯於是乃即真

為天子。鄭唯以苞為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為大國而

不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傳苞本蘖餘。正義曰。易稱

繫于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為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藥謂

本根已順。更生枝餘。故云藥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

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

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箋苞豐至截然。正義曰。苞豐釋

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

湯。而云豐有三葉。葉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

知三葉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

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為三也。故云天

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

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是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未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天子降予卿士 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中如字又張仲反

撓女教反一音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阿衡伊尹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疏 昔在至商王。毛以爲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爲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爲昔在中世謂相土

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箋中世至撓敗。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立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傳阿衡至右助。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准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爽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疏 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章六句卒章七句

句至高宗。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脩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卒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

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

楚國也。深，深哀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深入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雖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也。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采面規反。說文作采，從內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哀，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楚國也。深，深哀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深入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雖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也。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采面規反。說文作采，從內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哀，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

為天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采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傳捷疾至哀聚。正義曰：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采者，深入之意，故為深也。哀聚，釋詁。箋有鍾至士眾。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入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君之眾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眾也。箋緒業至功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為天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天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詩流三下句

十

曰商是常

鄉所也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

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

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

氏都啼反世見賢疏箋氏羌至不如正義曰氏羌之種

遍反而背音佩疏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

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而一見於王以經言

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

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

見也言維汝荆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

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

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天命

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

稽匪解辟君適過也箋云多眾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

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稽非可

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

彌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多辟音璧下同注放

此王音辟邪也適直革反徐張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

解注同朝疏天命至匪解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

直遙反疏天之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

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

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雖告之以勸民稼稽之事

非得有解情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

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禹平至云然正義曰箋以

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

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彌

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

畢廣輔五服而處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

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

四海禹所彌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

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

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彌之殘數也堯之

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

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銓粘粟米者是甸服

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

之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為

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

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摠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滅太卒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行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何為哉又周公制禮作為九服蠻蠻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蹙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承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而至

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為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後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為證非所以為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人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方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仰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僭

子念反王天疏傳嚴敬至封大。正義曰嚴敬釋詰文襄

下于况反疏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

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

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豕長

蛇是封為大之義。箋降下至之義。正義曰降下遑暇釋

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侯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

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為上

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

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滅削故至

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湯有明德

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

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儆乃四方之中正

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

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疏商邑至後生。正義曰

重告曉楚之義。重復用反疏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

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

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

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

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

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

方斲是虔松栢有榹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榹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榹謂之

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栢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榹上以

為栢與眾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

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

詩卷二十一

三

○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徒謂徙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桷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故榑為長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榑為桷之長貌則閑為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松栢為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榑謂至寢焉○正義曰榑謂之榑釋宮文孫炎曰榑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斲榑不宜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九九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為桷與眾楹則訓旅為眾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為寢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三十之四

毛詩注疏

書中經緯藏中

黃中棧棊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長發

歷更前世有功之祖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更作陳案所改是也

赤則赤標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標誤標是也

黃則含樞細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細作紐案所改是也

易緯稱王王之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王恐三誤是也

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譜誤諸是也

幅隕既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隕誤幘

隕當作圓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圓作負案正義云鄭以隕為圓是其本作圓也釋文云

作圓音還又音圓考圓即圓之正字考工記注云故書圓或作負當作圓其證也羣書圖圓負不一

王知音智

補通志堂本盧本竝無王字案當是下王天下王字誤在上

天下于况反

補通志堂本盧本並作王天下于况反案天下當有王字此誤在前知音智上

禹平治水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禹當作內形近之譌

上須言契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形近之譌

以其承黑商立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商恐帝誤是也

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王浦鏗云周語作先世非也國

語本作昔我先王世后稷誤本乃無王字耳正義所引當亦王世兩有而無正義引云昔我先世后稷各少一字

文武不先不窳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不字誤之窳誤窳案上文我先王不窳十行本已誤窳閩

本以下同

故為齊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上浦鏗云脫整字是也

截而整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而箋作爾此譌是也

其德浸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浸大子鳩反正義云定本作浸字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

意必求之或正義本是漸字正義云雖已漸大又云以為漸大之意也又云其餘不能漸大也當是本此箋文又云而云其德浸大者又云故述其意言浸大耳二浸字依經注本之所改也。按古浸浸同字容是一本作寢耳

不違言疾也

補毛本違作遲案遲字是也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命作用案用字是也

非韓字也

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韓作改云改舊譌韓非也案小字本所附亦如此韓當作形近

之譌

以其聰明寬假天下之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假作暇案所改是也

傳升至九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升上當脫躋字

晉維宋公孫固

閩本明監本固誤因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維恐語誤是也

如旌旗之旒縿著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如旌旗之旒縿者焉釋文云旒縿所衛反著焉直略反是釋文本與正義本同也此箋當讀旒字略逗縿著焉三字為句定本非是。按爾雅及周禮注正幅曰縿旒著於正幅之旁然則當云旌旗之縿旒著焉正義本非

舉事其得其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其字作甚案所改非也此具字之誤

如旌旗之縿旒者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者誤首。按依定本上縿下旒為是者字亦是著

字之譌也直略反

敷奏其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傳奏音孚本亦作敷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大戴禮所引是傳字此亦如尚書敷納敷土敷淺原多引作傳也

百祿是終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是終子孔反本又作醜音宗正義標起止云至是終是其本作終字醜終烈祖正義以為古今字也。按此當醜字為長淺人以終字與上文三上聲相叶而輒改耳

難恐竦懼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恐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考文古本有亦采釋文耳

採為美譽

案採當作休毛本不誤

九州齊一截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壺考文宋板同

○以為上言成湯進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上當脫毛字是也

克伐既滅以封支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克伐當作先代形近之譌

謂本根已順

明監本毛本順作顛閩本作顧案顛字是也

不慮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不是也

移故之以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移當作侈形近之譌

是吾與桀

補毛本是作昆案昆字是也

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言疑信字譌是也實當衍字此以信也說經允也浦屬上句讀者誤

○殷武

捷彼殷武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自捷彼起下至設都止五行每行十二字案此落去上序一行從後改入故變而每行多二字也

采入其阻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采誤采案依字當作眾詳詩經小學

衰聚釋詁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下有文字案所補是也

曰商是常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商下旁添王字案旁添誤也箋云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王字是箋文而非經文也

謂之藩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藩作蕃案所改非也藩卽蕃字耳○按依說文藩是正字

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

明監本毛本以來更誤敘未伐

閩本更誤史以來不誤

亦每服者合五百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合當各之誤是也

經塗所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盧文昭云宜疑直嚴杰云亦非也此用蜀都賦經塗所互五千餘里之句互居鄧切竟也

丞民不粒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丞作烝案所改是也

時楚僭號王仰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仰作位明監本毛本同案位字是也正義云明是於時楚僭

慢王位或其本是慢字然無明文也考文古本作慢采正義

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當重而誤脫其一

松桷有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榑丑連反又
力榑反長貌柔榑物同耳字音羶俗作榑段玉裁
云釋文柔榑物同耳老子音義曰榑字林云長也丑連反又
一曰柔榑合此二音義觀之則毛詩本作榑而說文木部榑
字恐後人羸入今考正義云有榑然而長五經文字木部云
榑長貌見詩頌其本字皆從木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舊多
誤當正詳後考證

字音羶

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按小字本所附作羶不誤

俗作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下有榑字云榑字舊無今補白帖卷一百引詩松桷有榑則唐時本有俗從土者案段玉裁云是也今考小字本此十行本所附皆作下更無字當是釋文舊如此矣

鄭以榑又爲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又疑衍字是也經及箋作虔正義作榑虔榑古

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箋云不解閑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亦形近之譌

弟小辛崩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辛下有立字案所補是也



